

每次回到文昌，总有一种踏入温润梦境的恍惚。温婉动听的乡音，亲人们被岁月镌刻却依旧熟悉的脸庞，空气里那丝若有若无、却总能被精准捕捉的幸福感，都让我流连忘返。我曾经对友人说，文昌语的柔软，不输江南吴语，它像被南洋的风与故乡的河浸润过，每个音节都软软糯糯地化在耳畔。我甚至多次对我先生感叹：即便我口音里早已被过滤掉了纯粹的乡音，但在这片土地上迷路时，总有素不相识的“麦”（文昌话：女性长辈）或“嗲”（男性长辈），用他们被风化的手，热切地为我指路，乃至领上一程。这份不问缘由的善良与好客，是我心底最踏实的归乡证明。

七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我踏上归途。沿途的大致坡、三门坡正值墟日，人声与货摊的生机搅热了空气。在三门坡，父亲为我买了一碗抱罗粉。那是我与你故乡味的第一次郑重相认——米粉的爽滑，浓汤的鲜甜，酸笋的微辛，在七岁的味蕾上悄然刻下了童年的记忆，那余香竟穿越多年的光阴，至今仍萦绕唇齿，或许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到家后，父亲领着我，像完成

三亚马岭村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村庄，其文化与五龙信仰紧密相连。这种信仰深深扎根于马岭人的生活中，影响了村庄的布局与命名。

五龙信仰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古人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构成，有相生关系，由此衍生出五龙概念，五龙也就成为重要神祇。因此，五龙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青龙属木，象征希望繁荣；赤龙（红龙）属火，寓意勇气奋斗；黄龙属土，象征智慧尊贵；白龙属金，寓意冷静明智；黑龙属水，象征力量坚韧。

马岭村民敬奉的正是民间俗语所说的“五龙进门，富贵不愁”中的五龙。据《马岭村志》记载，1926年，陈国基首倡端午龙舟竞渡，自此，这一活动成为马岭的固定习俗。然而，1939年因日寇入侵，龙舟竞渡被迫中断，直至1946年才得以重启。20世纪60年代，龙舟竞渡再次中断。

1982年，马岭重启了曾经中断的海上龙舟比赛。这一赛事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村民们自豪地将此次赛事定为第一届。

龙舟赛事的重启，让马岭村充满了活力，也引发了关于街道命名的思考，以五龙分别命名五条街道，成了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村民心意的必要之举。父亲不仅是恢复龙舟赛的核心成员，更是五条街道命名方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全程参与了筹备工作，因此，我得以知晓马岭五龙街名称的由来。

就马岭村的街道布局而言，采用五行相生对应的五龙排位是合适的。然而，几十年前的马岭村封闭落后，许多村民因对五龙文化认识不够，觉得黑龙全身黢黑不雅观，对白龙全身雪白也忌讳。哪条



东方玉道村晨曦。 许欢 摄

回到故里

■麦豆

一场庄严的仪式，逐一拜见长辈。家族的热情是扑面而来的，但最让我灵魂震颤的，是四婆与五婆。她们是家族的“守望妇”，也是官方登记在册的“五保户”。父亲悄悄地告诉我，她们的男人，都在早年动荡的岁月里，挤上颠簸的轮船下了南洋。从此，她们以女子之身，守着祖屋与幼子，熬过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又在漫长的寂静里，等来了新时代。后来，远行的男人们归来了，却是西装革履，携着在异域重建的家庭。他们将故乡的孩子也带往了彼岸，只留下她们，成了故土上孤独的老妇人。父亲每每提及，总是沉默，而后叹道：“她们守住的，不是一个家，是一个时代的魂。”此后，赡养与送终的责任，便由我的父辈兄弟默默接过。

那些年，春节归家，二伯与伯母总是将老屋从上到下擦洗得焕然一新，最后在地板上洒上廉价的花露水。清冽的香气弥漫开来，瞬间将老

屋陈年的气息驱散，让老屋有了“家”的味道。二伯曾说：“屋不怕旧，就怕没了人气和心气。”他们退休后，选择回到这老屋。那时，两人微薄的退休金要供养三个孙儿的学业。我见过七十多岁的伯母，挑着自己做的“粿子汤”，颤巍巍地穿行于市集叫卖。每次离别，我们偷偷在枕下留些钱，可车刚发动，总会看到伯母殷着拖鞋追出来，手里紧紧攥着几袋自家熬制的“糖贡”，非要塞进车窗。车渐行渐远，后视镜里是她瘦小的身影久久立在风中，成了我乡愁里最酸涩也最甜蜜的定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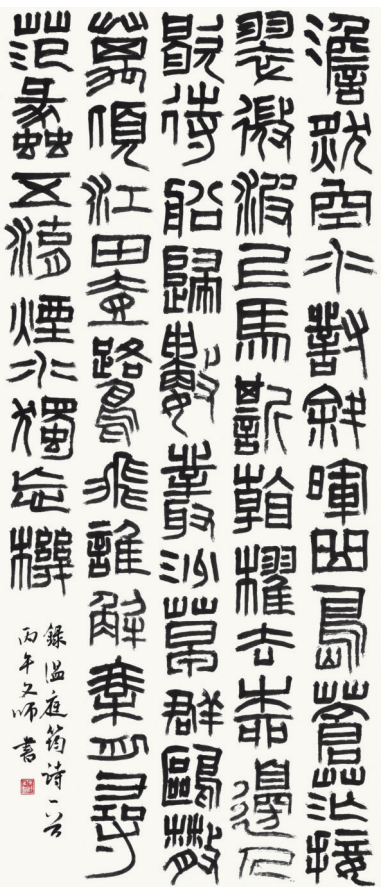
如今，老一辈的音容已悉数化作墙上的照片。再回故里，我总爱去文南老街的骑楼群下走走。我漫步在骑楼老街，阳光斜照，那些巴洛克式的卷涡与浮雕，古希腊罗马的柱式，与中式福禄寿喜、梅兰竹菊的窗棂并肩而立，竟无半点突兀。这是早年华侨们反哺乡梓的勋章——他们将血汗钱汇回，将所见最美的西洋样式，

与骨子里的东方审美，一同砌进了故乡的建筑里。骑楼的倒影，在文昌母亲河——文教河的波光中微微荡漾，昔日的银号、侨批局、百货店、茶楼，仿佛还在诉说着一个“水岸商埠”的旧梦。

我坐在河畔一家文昌鸡饭店里，窗外是潺潺流水。店内座无虚席，游客们大快朵颐着皮脆肉滑的文昌鸡，也品味着这片土地的传奇：文教河滋养出的，不仅是绝味，还有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宋氏家族。不远处，孔庙的静穆则诉说着另一重传统：自宋朝而始，十六位进士陆续从这里走出，将“耕读传家”的儒家理想，深植于这片海滨之地。

望着阳光下流淌的母亲河，我在河水流动的倒影中，仿佛看到故乡的魅力，正在于这种奇特的融合。它有南洋闯荡的魄力与伤疤，有儒家浸润的斯文与坚守，更有市井生活中热气腾腾的、近乎执拗的人情味。这一切，交织成我睡梦中的幻影。而我，无论走多远，都像一只被牵着的归鸟。

离开故乡的路上，我在文昌鸡饭店里吃的抱罗粉香味，与记忆中伯母“糖贡”的甜味，一起融汇成了我口齿间永不消失的“家乡味”。



郑文师 字



昌江排岸村木棉花开迎宾客。 许欢 摄

家乡的苦楮树

■王婧

汇成一串逃难的身影。

大伯走得慢，被奶奶牵着、拖着，脚下的泥土沾湿了裤脚。突然，奶奶猛地将他推到田里，随即俯身蹲下，一行人也纷纷跌倒在田埂边的荒草里，连呼吸都不敢重一点。

五十米外的河堰旁，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叽里呱啦的日语混着脚步声，一步步逼近村子。夕阳的余晖洒在刺刀上，反射出刺眼又凶戾的寒光。手无寸铁的乡野百姓，在全副武装的侵略者面前，单薄得如同风中残叶。爷爷粗糙宽厚的手紧紧攥着年幼的大伯，大伯大气不敢出，奶奶怀里刚满月月的二伯尚不谙世事，早已在颠簸与静谧中沉沉睡去。爷爷望着孩子，一声无声的长叹，消逝在凛冽的晚风里。万幸，敌人并未发现草丛中的他们，一场生死危机，在寂静中悄然消散。如今想起，仍觉惊心动魄。

躲进后山，便与荒草和高大的苦楮树为伴。凛冽的北风刮过树林，刮得伯伯们幼嫩的脸颊通红发烫；夜晚，荒草的刺痒、蚊虫的叮咬接踵而至，可他们顾不上这些，和衣躺在爷爷挑来

的破棉絮上，望着满天星斗，一遍遍算着何时能回到家乡。困意袭来时，竟也能在这不安中浅浅睡去。

待日军撤离，村民们重返村庄，眼前是一片狼藉。房屋被烧得焦黑炭化，石头砌成的屋墙也满是裂痕；水缸被砸得粉碎，米缸被掏得空空如也，牛马鸡鸭被洗劫一空，就连一些人家的绸缎蚊帐，也被鬼子粗暴地扯走。战争的野蛮与残酷，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血淋淋的印记。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伯伯们在“跑返”中度过童年，在战火中慢慢长大。那段岁月，于他们而言，如同一场醒不来的噩梦。

新中国成立后，大伯考入军校，在部队扎根二十载。战友们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长眠于异国他乡。无数夜里，他独自仁立在滔滔东逝的江边长堤，看到岸边生长的高大葱郁的苦楮树，想起那段苦难的“跑返”岁月，想起那些逝去的乡亲与战友，想起爷爷做的米粿，想起奶奶缝制的衣裳……他一次次回到故土，听风吹过林间的声响，与过往的时光说上几句心里话。



临高夏村渔民在补网。

许欢 摄

蛇桥卧波

■陈新

南渡江是海南岛最大的江，它有条支流叫美味河，而在美味河的清波中，横卧着一座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石桥。这座石桥形似灵蛇，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蛇桥”。

那年岁末，我来到龙塘镇国仓村做田野调查，来看那座美味河上的石桥。当来到美味河的古栈道时，河中一片汪洋，只见碧波荡漾，不见蛇桥踪迹，心中不免遗憾。询问国仓村村民才得知：此时不是蛇桥现身的时候。蛇桥是应时出没的，河水上涨灵蛇隐于水下龙宫中，每年二三月枯水时它才露脸。水涨隐于碧波，水落才露真容，蛇桥周期性的隐现十分有趣。“蛇桥浮春水”是动态文化遗产与独特自然人文结合的景观。虽寻而未遇，但这座古老而神奇的蛇桥，却在我的思绪中挥之不去。

这座由火山岩垒砌成的兼具通行与泄洪功能的石桥，长约150米，设计巧妙而精致，堪称海南的“都江堰”。桥身每隔一段便设有石板铺设的桥洞，其弯曲的弧线能巧妙分散、减缓水流冲击力。石缝错落间，河水缓缓流过，便利了过河耕耘的农夫，让往来的客商与货物通行顺畅。石桥是惠民功绩的最好注脚。这座经历五百年风雨侵蚀的桥，以火山岩为骨，以民意之魂，见证着琼北大地的沧桑巨变。这座蜿蜒的石桥，包含着先贤丘濬的智慧与仁心，包含着对天道循环的感慨，也包含着对造福民众理念的推崇。

藏着光阴密码的蛇桥是如何与明代名臣丘濬扯上关系的？据史料记载，在明朝成化年间，丘濬因母亲去世，南归守孝。其间，听闻地主豪强损人利己，在美味河（今三桥沟）下游筑坝截堵河流，使河水上涨，地主恶霸只顾方便灌溉自家稻田，却淹没了上游村庄低洼的农田，致使天怒民怨。目睹恶霸截流致万亩田地沦为泽国的惨状，丘濬遂联络当地官员一起奔走调和民间纷争，带领当地乡绅民众捐款造桥、兴修水利，疏导水流、截流引水，使汪洋变良田，使农田重现生机，结束了因水患导致“民不得耕四十余年”的局面，周边龙塘、龙泉等乡镇20多个村庄的万亩稻田得以稳定生产，当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石桥等水利工程给百姓带来了积极改变。

这座历经五百年岁月磨砺的石桥，老而弥坚的情影牵动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灵蛇卧波映朝晖，五百年间惠泽垂。不是琼台施妙策，哪得沃野稻花肥。”文人的题咏，将桥的功绩与丘濬的智慧紧紧相连。“蛇形的石桥，在山黄水瘦的季节，永远期待足音的叩响”这句诗是对石桥神韵的最佳描绘，它体现了对古桥岁月的默然相守；明代诗人“龙塘蛇桥浮春水，石骨蜿蜒接田畴”的诗句，把蛇桥浮春水的灵动展现给我们。

蛇桥附近古渡口的边上，国仓村南面美味山的树丛中，立着一块古石碑——《丘濬祭抱元境神碑》，它就是丘公用宽广的胸襟化干戈为玉帛、治理好田洋的证明。碑上记载了丘公和民众治理新旧沟洋水患的伟绩。丘濬以祭抱元境神之名，在碑文上记述：“一旦水落，禾苗有年。”这是对恢复耕种后农田自然景象的描述，也包含着他为民生改善的深切期望。

我站立在抱元境神碑前，望山望水，想象着蛇桥的曼妙。山林茂密，稻田青翠，想象中蛇桥的影子与清澈的流水交织成一幅让我舍不得移开眼睛的绝美景色。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都在那里不悲不喜。你来或者不来，它就在那里不声不语。”曲折的蛇桥见证了丘公化解纠纷的智慧，是民众心中的图腾；坚固的蛇桥是丘公“为民廉政”的印记，是他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写照。丘公虽已离世五百年，但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蛇桥却流芳百世。